聽講心得

明明德與證菩提

臺大　唐龍

上學期北部大專佛學社團聯誼會敦請楊管北居士主持「大學講座」，聽者甚衆，繳交心得報告者亦夥，經詹氏獎學基金會敦請專家評定臺大唐龍同學之作品爲冠軍，特予選載，以饗讀者。

一、引論

宇宙萬象，雜然並陳，眩人眼目，亂人心思。時無古今，地無中外，聖哲賢人，總致力於在這變幻不定的現象中，尋求一個永恒不變的本體。如果變之中沒有不變者在，我們便要覺得人生毫無意義了。然而凡有形跡，就沒有不變的，因此這本體必然遠離形跡，也就不是言語文字所能表達的了。因爲一落言詮，便是著跡。在哲人們追尋的過程中，必然都體會到這一點，因此孔子說：「我欲無言。」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莊子說：「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？」釋迦說：「說法四十九年而實無所說。」又說：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爲謗佛。」可是除了藉助言語文字，又實在別無途徑，

在不得不說的情形下，他們是怎麼說的呢？儒家把這本體叫做「明德」或「性」；道家稱之爲「道」；佛家的名稱最多：有佛性、眞如、如來、菩提、妙明眞心等等，不一一俱舉。王陽明說：「是乃根於天命之性，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，是故謂之明德。」老子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」心經說：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六祖說：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……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。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瞋無喜，無是無非，無善無惡，無有頭尾。」以上是儒、釋、道三家對本體的描述，我們不必執著於名相文字的不同，實際上他們所說的都是同一件東西，只是觀察的角度不同，所以說法有異；譬如桌子，俯視見其平坦，側視則見其稜角。如果我們更把三家的經典作全盤的研究，竟可看出他們的道理完全相通。有人說：三教聖人本來一理，其實，站在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的觀點說，無有一事，無有一法，不從此心所建立，事事物物都是同體，豈僅三教一理而已。本體是超絕一切對待差別的，無我，因此也無彼；無是，因此也無非；乃至並無彼我，無是非亦無，那見有什麼門戶異同之爭呢？只是由體生用，在用上有了入世、忘世、出世的分別，這却是無關緊要的。

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莊子說：「道無所不在。」佛說：「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。」足見所謂性、道、明德、覺性，原是我人所自有；而大千世界都爲此心所變現，孟子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！」老子說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佛說：「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大地，咸是妙明眞心中物。」但衆生不知反身而誠，一味向外馳求，執世間萬象萬物爲眞，爲有；致使明德爲雜染所蔽，道爲物欲所障；如來藏而不顯，菩提渺而難證。因此我們就要做一番「明明德」、「證菩提」，或者說「明心見性」的功夫了。

二、本　論

大學開宗明義就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我人自性原是清淨光明的，所以叫做「明德」，只爲被私欲所染，外塵所蔽，因而混濁暗昧。聖人有見及此，開口便令我人去恢復「明德」原有的「明」。把「明明德」叫做「大學之道」，意思說這是大人之學，是天地間第一等人所做的第一等事。要注意的是：聖人只是要人除去私欲、外塵，「明」其本有的「明德」，並不是叫人另外造出一個明德安入心中。譬如陽光爲烏雲所遮，只消撥去雲霧，自見白日，斷沒有憑空再生一個太陽，安上天空的道理。所以王陽明說：「爲大人之學者，亦惟去其私欲之蔽，以自明其明德，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

而已；非能於本體之外，而有所增益之也。」六祖說：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；除眞除妄，卽見佛性。」又說：「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。」（無相頌）古德說：「但求息妄，莫更覓眞。」也是離却一切染著，眞性自顯的意思。一己的明德既明，還要使天下的人跟我一般，都能明其明德，這便是「親（新）民」；最後無論人我都達於最完美的境地，便是「止於至善」。一般說，「佛」有三種意義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與大學的三綱領正相吻合。

如何「明明德」，儒佛各有說法。大學說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」又說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；其本亂，而末治者否矣！」可見儒家最重修身；不能自修其身，而侈言治國平天下，不過是欺人之談罷了。好比根本不立，怎能求花葉繁茂呢？修身在於「四勿」，顏淵問仁，孔子說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而復禮的工夫是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子當下便領會，做了一番「坐忘」的功夫，革除非禮的視、聽、言、動，如此便不落入雜染的知見中。這是自己新了；自己既新，就推此新以化民，民未有不感化而新的：所以孔子說，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。」明明德，親民可以說盡於此了。

禪宗也有靜坐的方法，不過要注意不是徒然靜坐。六祖有一段話發人深省：「迷人口說，知者心行。迷人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此一輩人，不可與語，爲邪見故。……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卽了了分明；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卽一，一卽一切。來去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卽是般若。」可見靜坐無益，重要的是「用」，要做到「來去自由，心體無滯，」方得要領。唐開元中，馬祖道一到南岳般若寺參懷讓禪師，但他不看經，也不向人求法，常常一個人獨自坐禪，禪師問他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馬祖答：「圖作佛。」禪師聽說，便拿了一塊磚在他坐前石上去磨。一個只管坐，一個只管磨。過了許久，馬祖問：「磨磚作什麼？」禪師答：「磨作鏡。」馬祖說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禪師說：「磨磚既不得成鏡，坐禪豈能成佛？」馬祖於是知道光是身坐不行，必須用心。因問法要，禪師便說一偈：「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；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？」馬祖言下頓悟。顏回的「坐」是「坐而忘」，禪宗的「坐」仍得聞法與心行，「坐」只是初學求定求靜的手段，本身不具什麼意義的。此外，又有「參禪」、「看話頭」等法，不細說。

由「明明德」到「止於至善」的進境是怎麼樣的呢？ 總統在「科學的學庸」裏引王陽明解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的一段話說：「人惟不知『至善』之在吾心，而求之於其外，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，而求之

於事事物物之中，是以支離決裂，錯雜紛紜，而莫知有一定之向，今焉既知『至善』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，則志有定向，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，無支離決裂，錯雜紛紜之患，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，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，從容閒暇而能安矣，能安，則凡一念之發，一事之感，其爲至善乎？其爲非至善乎？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！能慮則擇之無不精，慮之無不當，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！」又引吳草廬的話說：「窮理知本（原文爲知言）則知止，集義養氣則有定，定則靜矣，靜如止水，安則無慮而不自得矣！」這是儒家的解說，以下再引憨山大師的說法，看看佛家的解說：「苟能了達本體，此是自性定，不是强求得的定。只如六祖開示學人用心云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？』學人當下一刀兩斷，立地便見自性，狂心頓歇，此後不再別求，始知自家一向原不會動。此便是知止而後有定的樣子。……定是自性定體，若不見眞本體，到底決不能靜，故曰定而後能靜。……既悟本體，馳求心歇，自性具足，元欠無餘，安安貼貼，快活自在，……故曰靜而後能安。慮字，乃是不慮之慮，今既悟此心安然自在，擧心動念，圓滿洞達，天下事物了然目前，……故曰安而後能慮。今以自性光明，齊炤並觀，羣情異態，通歸一理，故能曲成而不遺，此非有所得，蓋以不慮之慮，無得之得，故曰慮而後能得。」總之，最後的目的，就是要昭明明德，使一切衆生都得以止於至善。

在佛家來說，證菩提，也就是成佛，有所謂十地，是說學佛的進境，不贅述。禪宗有所謂破初關、玄關、牢關的程序。孔子說：「吾十五而有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楊管北居士作一個對比的說：「孔子三十破初關，五十破玄關，七十破牢關。」

明明德或學佛的難易如何？唐朝的龐居士夫妻女兒有一段很有趣的討論。龐居士說：「難難難，十擔蔴油樹上攤。」妻子說：「易易易，百草頭上祖師意。」女兒說：「也不難也不易，饑來吃飯，睏來打睡。」其實，把學佛說得太難或太易，都有未當，還是女兒的話近眞。今楊管北居士更加上四句話：「學佛無難易，只要下決心，一念心淸淨，此心卽佛心。」這是很得佛陀本意的。

當日五祖宏忍要傳衣鉢，令弟子各出一偈，以觀其造詣深淺。上座神秀作一偈曰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」六祖惠能聞偈說：「善則善矣，了則未了。」乃口述一偈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後神秀宏法於北方，惠能宏法於南方，這是禪宗南頓北漸的由來，漸悟曠日持久，頓悟當下卽是，似乎有難易之分，其實不然。分別不在頓漸，而在悟否。

能悟雖費時終能達成；不能悟時，雖目前如天涯。所以六祖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佛無益；若識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爲佛。」楊居士又加上「爲聖」兩字，以示儒佛的道理是相通的。六祖又說：「一念悟時，衆生是佛；不悟即佛是衆生。……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；若一向執著，須要他善知識指示，方得開悟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。若起邪迷妄念顚倒，雖有教授，不可得，若起眞正般若觀照，一刹那間，妄念俱滅，識自本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」又說：「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。」所以說：「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。」（無相頌）學佛既不可畏難而不前，也不可狎玩而輕忽。只要一心求悟，自然能得成就。因爲明德，菩提，都是自身中所有物，不假外求的。六祖說：「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名爲眞性自用。」中庸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總統解釋這句話說：「『率性』不應作任性解，而率是循的意思，率性是循其性，亦就於順應天性，所謂『道』就不外乎順應着人人本身之天性而已。」這說明「性」是人人所本具的，只要順性而行，向內自求，就可以證得。這是自自然然的一件事，有如水到而渠成，只看我們有沒有決心而已。

三、結　論

「明明德」的着手處在於修身。大學說：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」所以明明德的結果，可以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不但如此，中庸說：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總統認爲「中和」兩字「皆在發揮『允執厥中』一語的功夫及其致力之所在。其在靜而言謂之『中』，在動而言謂之『和』，亦可說『中』爲靜中之『和』，而『和』爲動中之『中』，故無論其言『中』與『和』皆不出乎『允執厥中』的『中』字工夫之外。」而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」可以說，「中」是動而無動，「和」是無動而動；金剛經說：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」也是動而無動，無動而動的。因此「中和」和「如來」「菩提」「明德」的意義沒有什麼不同，「致中和」就是「明明德」「證菩提」，它的結果可以使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總統解釋說：「中和之極致，不但萬物各得遂其生存，便是宇宙一切現象也各循其合理軌範而無不得其所。」朱註：「蓋天地本吾一體，吾之心正，則天正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氣順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，故其效驗至於如此。」因爲明德，佛性是一切衆生所本有，萬物與我平等無差，所以我的明德既明，天地萬物便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了，效驗之大，如立竿而見影；我們應當立下決心：不證菩提，不明明德，誓不罷息！